

活该单身一辈子的牛人



本报记者 王昱

周史记

下周史上那点事儿
(3月17日—3月23日)

时下,各色“活该单身一辈子”的段子在广大loser青年中很是流行,互损和自嘲中其实表达了我等凡人的许多孤独与无奈。但有的时候,如果换个角度想想,那些表面上看似光芒万丈的成功者,就一定真是众星捧月的人生赢家吗?今天我们就本着严肃的阿Q精神,来讲一个牛人鲜为人知的段子。听完它以后,不少人愤愤不平的loser之心也许会有所平复。

本故事的主角,那可真是牛到不能再牛——艾萨克·牛顿爵士,1727年3月21日,牛顿爵士走了

他辉煌的人生路。在他的葬礼上,全欧洲的名流都蜂拥到了伦敦,以能围观他的葬礼为荣。葬礼场面之壮观宏大,让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大受刺激,回去以后一反常态地写了首长诗,一吐自己各种羡慕嫉妒恨的心情。

公正地说,牛顿享受如此哀荣是实至名归。即便在所有的一流科学家中,牛顿也是最耀眼的人物。有人说,如果17世纪有诺贝尔奖的话,牛顿至少能拿四届物理学奖,如果再算上他和莱布尼茨共同创立的微积分,他还能拿一项菲尔兹数学奖的桂冠。更牛的是,这些成绩竟然都是牛顿在26岁以前获得的,到30岁以后,人家已经进入养老的节奏了,被女王封为贵族,还当上了皇家造币局局长兼皇家科学院院长,成天专注于证明上帝的存在以及和莱布尼茨掐架。不过即便在如此不靠谱的后半生中,牛顿还是

创立了世界上首个金本位金融体系,这也是够拿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就。

诡异的是,虽然牛顿事业线如此辉煌,他的感情线却惨淡得一塌糊涂。牛顿一生几乎都是在孤独中走过的,一辈子没有朋友,也没有结过婚,甚至压根没近过女色。更糟糕的是,与那些真正特立独行的人不同,牛顿似乎也不是很享受这种生活。长年在人前只笑过两回,其中一次还是嘲笑。据说牛顿晚年为数不多的癖好之一就是讲课,由于他讲的太深奥,常常没人听,于是经常出现场景是牛顿对着一教室的空气滔滔不绝,情境之凄凉可见一斑。

像牛顿这样的牛人为何会如此孤独呢?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。虽然孔老夫子教导我们“无友不如己者”,但在现实生活中,很

少有人真的会去找一个各方面都远超自己的天才做朋友,让对方上千瓦的主角光环照得自己浑身不自在。人类交友逻辑的丑恶真相是——大多数人其实更喜欢找和自己差不多,甚至最好比自己蠢一些的人呆在一起,唯有如此才能衬托出自己的高大上。这解释了小动物和小朋友为什么如此招人喜欢,也解释了美女的闺蜜为何一般都很丑。

正因为有这个前提存在,对于牛顿这样的牛人来说,他们的人生路其实只有两种:一种像王勃或莫扎特那样,处处被使绊子,走到哪里死在哪里;另一种则是,处处给别人使绊子,走到哪里让别人死到哪里。我们的牛顿选择的正是后一条道路。中国的小学生们都学过《牛顿与风车》的故事,知道牛顿小时候被同学摔了风车,但很少有人知道牛顿为此把他的同学胖揍了一

顿。等牛顿有了文化之后,类似的误解就更多了,因为他可以用更隐蔽的语言暴力取代肢体暴力——当英国另一位科学家胡克指出他剽窃了自己的成果时,牛顿刻薄地回敬说“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”(讽刺胡克长得矮且驼背)。当晚年遭遇后起之秀质疑其成就时,牛顿更是故作潇洒地在复信中说出了那段“我不过是个海边拾贝壳的孩子”的名言,讽刺质疑者连贝壳都捡不到。这些当年牛气冲天而又尖酸刻薄的骂街之语,如今被镌刻进了名人名言里,成了衬托牛顿谦虚品格的证明,历史可真会开玩笑。

牛人牛顿,就这样用他不敢令人恭维的性格,牛皮烘烘地压过了他的时代。我们也许无力也不配评价这位牛人的是非功过,但真应该由衷地感慨一句,不当一个牛人,并且不遭遇牛人,有时是人生中最大的幸运。

美国“第一夫人政治学”

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·奥巴马将于3月19日起携母亲和两个女儿首次访华。自二战以来,美式“第一夫人政治学”的确是美国政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。耐人寻味的是,在专制社会中被骂为“牝鸡司晨”的乱象,到了美国却成了正能量满满的“第一夫人政治学”,这背后,其实是体制约束的力量。但,如果真想解答所谓的“第一夫人政治学”到底是什么,还真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美国的第一夫人以她们不同的表现,对这个概念进行了不同的诠释。有道是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,我们就从中选取三位性格截然不同的第一夫人,来试解一下这到底是怎样一出戏。

本报记者 王昱

埃莉诺·罗斯福 “第一夫人政治学”开创者



第一夫人参政,这个被美国沿为惯例的事情,最初是起源于一桩丑闻——小罗斯福总统的一次外遇。

1905年,富兰克林·罗斯福娶了安娜·埃莉诺为妻。据说包括罗斯福母亲在内的很多人对这桩婚事很反对——埃莉诺的长相实在不敢令人恭维,高高的颧骨,厚厚的鼻翼,突出的牙床和一米八零的身高。不过,埃莉诺虽然相貌平平但却宽容、睿智而豁达,并且出身名门。正是在这样一位妻子的辅佐下,罗斯福的从政之路走得十分顺畅。

不幸的是,经过十几年的共同生活后,罗斯福开始了伴随他一生、堪称“精彩纷呈”的外遇生活。事情很快就败露了,埃莉诺向丈夫提出离婚,但罗斯福坚决不同意。两人的

婚姻没有破裂,但亲密夫妻关系从此结束,取而代之的是双方在政治上和事业上的合作关系。

不得不说,在该事件发生后,埃莉诺与丈夫形成的“盟友”关系的确更适合她施展自己的独立政治抱负。尤其是当罗斯福成为总统之后,身为第一夫人的埃莉诺干脆甩开丈夫,开始独自参与各种外事、内事活动,其表达的观点也不再单纯依附于总统。

埃莉诺的特立独行起初让很多人很不适应,包括罗斯福本人。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:有一次,埃莉诺要去访问位于巴尔的摩的一所监狱,为了准时抵达,她没跟罗斯福打招呼。下午,罗斯福有事要与埃莉诺谈,就打电话给他的女秘书问埃莉诺在哪儿。“在监狱里,总

统先生。”女秘书说。“这个我倒不惊讶,”总统讽刺说,“我很好奇,她犯了什么罪呢?”

然而,无论总统本人适应与否,埃莉诺开创了总统夫人独立参与政务的先河。偏巧,在她成为美国第一夫人期间,美国正在经历立国以来最大一场战争——二战。埃莉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,表现干练,正好弥补了只能依靠轮椅行动的罗斯福的不足。在罗斯福12年的执政期内,第一夫人的单独行动逐渐让美国人习惯了,埃莉诺因此成为后世第一夫人的标杆。

时至今日,在美国第一夫人的支持率排行榜中,她仍然高居榜首,甚至被社鲁门称赞为“世界夫人”。

希拉里·克林顿 投资“潜力股”的女强人



如果说埃莉诺·罗斯福的成功是因为一场意外而造成的“无心插柳”,那么克林顿总统的夫人希拉里的成功则更接近“有心栽花”。套用她本人的一句话来说,嫁给克林顿是她“一生中最大一笔投资”。

今天当人们提到克林顿和希拉里时,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莱温斯基和“拉链门”事件,然而事实上,希拉里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承认,对克林顿的不忠,她其实自他们谈婚论嫁起就有所察觉。真正促使二人下决心走到一起的,除了爱情,更多的是志同道合的政治理想,或者说野心。

希拉里在丈夫从政伊始,就明确了作为其政治盟友和助手的角色。在对克林顿的这项投资上,希拉里做得的确很认真,她不仅为配合丈夫的政见从保守的共和党改投民主党,甚至为了迎合选民的倾向,在结婚后改为夫姓。

在作为美国第一夫人期间,她推动了美国的医保改革,协助丈夫创下了八年经济黄金期,克林顿的军功章里有一半是属于希拉里的。因为丈夫不忠带来的痛苦由希拉里一个人扛着,但这阻碍不了希拉里从政的雄心。克林顿卸任后,她开始了个人的政坛之旅,蝉联纽约州参议员,继而在

2008年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,以微弱差距惜败于奥巴马,之后不计前嫌出任美国国务卿。叱咤政坛十九载,希拉里留给美国人的政治遗产可谓丰厚,她也在世界的每个角落留下了自己的声音。

从希拉里由第一夫人向国务卿的跃迁中不难看出,这位克林顿夫人的才能与野心都不在其夫之下。对于美国的政治生态来说,女性想要从政多多少少需要依靠裙带关系,而本来没有这层关系的希拉里,通过对丈夫的支持甚至培养,硬生生打造出了这样一条裙带,“投资”克林顿的确是她最赚的一笔生意。

米歇尔·奥巴马 远离政治有深意



作为现任第一夫人,米歇尔·奥巴马是美国第一夫人中第一位非洲裔和个子最高的。早在奥巴马竞选时,就有媒体评价说她是一个将智慧、家庭和时尚结合得堪称完美的女性。在相夫教女方面,米歇尔丝毫不输劳拉·布什,在时尚品位方面,米歇尔可媲美杰奎琳·肯尼迪。

不过,最耐人寻味的则是她与希拉里的比较:在成为第一夫人前,她们都是律师,并且都通过出色的口才在丈夫竞选总统之际表现突出,所以之前很多人猜测,米歇尔很可能会成为第二

个希拉里,在丈夫任期内在政治上大展拳脚。

然而,令人意外的是,随着奥巴马当选,米歇尔却渐渐褪去政界的风范,更多扮演起一位妻子和妈妈的角色。奥巴马与米歇尔的恩爱镜头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头条,米歇尔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幸福模样,过着她的平凡生活。在这一点上,令中国人印象最深的也许是去年习奥会中米歇尔缺席的理由——白宫方面的解释称,奥巴马的女儿即将毕业,米歇尔要在华盛顿陪两个孩子。

有着不输希拉里的才能,却

甘心远离政治,这显现出米歇尔对第一夫人参政的传统似乎并不感冒。然而米歇尔的每一次出场,又的确能吸引足够多的眼球。实际上,美国国内一直有媒体猜测,米歇尔目前展现的“不参政”形象,实则是一种刻意的形象包装。美国民众在经历了强势的希拉里后,更喜欢第一夫人以贤妻良母的形象示人,所以聪明的米歇尔顺应了这一潮流。如今,她的支持率甚至比奥巴马本人还高十几个百分点。“不言政事”,或许也能成为一种参政资本。